

# 走向文明的足迹

## ——从大地湾遗址文化分期探究其社会形态变迁

郭蔚然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大地湾遗址以其大规模的遗迹分布和丰富的文化遗存而蜚声国内外。学术界根据已有资料对该遗址进行了文化分期。本文以文化分期为线索,探究不同时期遗存的特点以及所体现出的社会形态。

[关键词]大地湾遗址;文化分期;社会形态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29-03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城东北45公里处的五营乡邵店村东南,遗址主要分布在清水河南岸的二、三级阶地以及相接的缓坡山地上,面积约110万平方米。1978~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进行发掘,揭露面积1.38万平方米,出土陶、石、骨、角、玉器等文物近万件,清理出房屋遗址241座、灶址104个、灰坑和窖穴321个、窑址35个、墓葬79座、壕沟9条。

关于遗存的分期,主要有两种观点:有人认为大地湾遗址主要包括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常山下层文化三个阶段;也有人认为,由于仰韶文化遗存尤为丰富,经历了较长期的发展过程,故又有第二种分期法,即分为前仰韶文化阶段、仰韶文化早期、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常山下层文化五个阶段。本文将以第二种文化分期为线索展开论述。

### 一、前仰韶文化阶段

这一阶段也称为大地湾文化阶段,碳测年代为距今7800~7350年,是迄今为止渭河流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之一。遗迹主要分布在清水河与阎家沟交汇的南岸第三级阶地上,面积约8000平方米,堆积较薄。由于后期的破坏,仅在部分探方见有文化堆积。地层位于探方最底层,出土陶器特征鲜明,主要有圆底钵、三足钵、直筒罐、小口壶等,具有明显的前仰韶文化特征。

房址为圆形半地穴式,营建技术低下,但说明先民已开始定居生活。墙壁土质紧密,在房基一侧有斜坡状的旋转门道,可见人们已经有了取暖意识。虽未发现灶坑、火塘等用火设施,但在房屋穴壁上端有红烧土的痕迹,为生火所致,由此可推测先民已在房屋中使用明火。

遗物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陶盆、钵形器等残片的内壁上常见一些用红彩画的连续性线条或是单独个体的符号,“可能具有记事或表达某种意义的功能”,似为古老文字的雏形。石器种类较陶器要少,主要有刀、斧、镑、

凿、铲、研磨器、磨盘等,制作工艺较为落后,说明农业生产尚不具规模,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区。但这时期发现了少量炭化植物种子,经鉴定为粟和油菜。

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且皆为单人葬。随葬品中以生活用具所占比例最大,生产工具次之,装饰品较少。从平均死亡年龄上看,人的寿命普遍偏低。随葬品数量与种类相差不大。

以这种落后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必然也是原始与落后的,人们尚处在一种较为平等的部落时期。但人们已经具备了一定改造自然的能力,懂得使用火,出现了农业生产。当时,人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极为艰难,文化艺术自然更为贫乏。但是先民们仍然用自己的灵感与生产、生活经验创造美。他们用骨针缝制兽皮作为衣物,将石头、骨器串成装饰品。彩陶上鲜艳的色彩和图案,展示着先民们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

### 二、仰韶文化早期

仰韶文化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下二、三级阶地上,是大地湾遗址中保存较好、出土物丰富、发现房址最多的遗存。就发掘面积、遗存涵盖内容、学术价值来说,均可与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相媲美。

本期遗迹除房址外,还有窖穴、灰坑、窑址、防护围沟和排水小渠以及墓葬等,都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房址多为半地穴式建筑,居住面与部分房址穴壁以草拌泥涂抹。居住面上多涂抹一层红褐色颜料,可能与人们的信仰有关,偏晚阶段这种现象则较为少见。建筑结构大同小异,房屋已出现穴壁外立柱建墙的做法,大型房址前部正中开设长条形门道。

遗物以陶器、石器与骨器数量较多。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制陶方法上已使用泥条盘筑法,并出现慢轮修整技术;部分陶器系捏制而成,辅之内模敷泥法和泥条盘筑法。多种技术同时并存,使得制陶技术逐步完善

和提高。彩陶以黑彩为主,有极少量的红彩饰于内壁,纹饰以绳纹为主。出土的人头彩陶瓶和尖底瓶是少见的珍品。石器在石材的选用上多种多样,经鉴定质料有十多种,但以各类砂岩为主,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有刃类的器物大多形制比较规整,同时还有成套的农业加工工具出现。另外,还有作为装饰品的角器、骨器、蚌器等。

墓葬共发现 21 座。竖穴墓葬主要葬成人,无任何葬具;瓮棺葬葬儿童,多没有葬坑,将瓮棺竖向放置,瓮上扣一盆或钵(底部多见有一小孔)。随葬品多为陶器,且多是仿生活用品的随葬器皿;另有一些是非日常生活用器,在居住址中极少出现。

仰韶文化早期的社会经济比第一期有所发展。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种类之多、器形之丰富远远超过以前;质地、色泽、制作工艺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居住遗址虽多为半地穴式建筑,但人们用草拌泥涂抹墙壁,使得房屋墙壁更加结实,房屋的使用寿命也更长。

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确立,人们定居生活普遍化,使得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增强,人口逐步增加,居住址规模扩大和增多。早期环壕聚落形成之时,人们的居住形态是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大房子,说明处于母系社会的兴盛阶段,大房子应该是聚落的核心。随着中心分化,出现了不同的中心,每个中心都有其所属的若干中小型房址,说明此时已经处于母系社会晚期或向父系社会过渡的阶段,也可能是父系社会形成的初期。房屋遗址中较多出现了室内窖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私有制已经出现并且开始影响当时的社会形态。

从墓葬看,人们的死亡年龄仍然偏低。将儿童用专门的瓮棺葬形式安葬,说明当时人们对墓葬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随葬品中出现专用的随葬器皿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人们对亡灵的敬畏心理加强,便意味着宗教信仰即将或者已经产生。在陶器上刻划的红色符号,被认为是与原始宗教有关。

### 三、仰韶文化中期

遗址的分布范围与二期相同,但明显向周边有所扩展,尤其是向南发展到山脚下。出土遗物中,陶器与石器仍占多数,但牙器与蚌器明显增多。彩陶数量比二期略有增加,花纹更加绚丽,线条更为流畅,图案更为复杂,有弧边三角纹、勾连纹、花瓣纹、网格纹等。另外,遗址出土少量陶灶和一件陶质桶状器(陶鼓),还有两件陶空心球和一件方头条形器。石器的大部分器类是二期的延续。骨器种类、数量均少于二期,仍以骨锥、骨镞为主。发现墓葬三座,其中两座有随葬品,为陶瓮和骨器。

房屋聚落延续了大地湾二期“向心式联合体聚落布局”的发展态势。大地湾所在的位置是河谷川地,随着人口增加以及低地上资源的耗尽,人们自然就要迁移到便于获取资源的地方。房屋遗址开始出现较大型的房址,而且在房址中也发现了窖穴,证明贫富差距加大,阶级的产

生与分化即将出现。

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丰富起来。经济进一步发展,生活有所改善。从陶鼓以及各种装饰品上可以看出,人们的艺术水平也有了进步。当然,陶鼓的出现也许还能从另一方面论证原始宗教的逐渐成熟,因为陶鼓很可能是先民在进行宗教祭祀时所使用的一种工具。

### 四、仰韶文化晚期

仰韶文化晚期遗迹基本覆盖了整个遗址,从山下河旁阶地一直延续到山顶。在大地湾各期文化中,以本期遗存最为丰富。

发现房址 56 座,主要分布在遗址的山地部分。聚落主体坐落在背山面河的山坡上,两侧以沟壑为天然屏障,山坡中部以大型殿堂式建筑作为中心,周围分布着数个房址密集的居住区,形成众星捧月的格局。房屋多为平地起建、长方形,还出现了多间复合式房屋。F901 占地 420 平方米,是遗址中面积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房址,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迄今所见的规模最大的建筑。它有主室、侧室和后室之分,规模宏伟,部分出土遗物也与其他房址不同。F901 居住面光滑坚硬,可谓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F411 内发现一幅用黑色颜料绘制而成的地画,这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的地画。

这一期共出土遗物 2958 件,其中陶器就有 1926 件之多。陶器在质和色上均有较大发展,陶质分泥质、夹砂两大类,陶色有红、橙黄、灰、红褐、黄褐、灰褐等,并且出现了红白陶衣。陶制生产工具和装饰品数量显著增加,种类更为丰富杂;纹饰更加多样化和美观化。石器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加工技术比前期先进;作为装饰品的石环、石坠等纷纷出现。骨器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减少,作为装饰品的骨器占总数的 63%。骨镞这类重要的狩猎工具数量下降,骨器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骨器的整体制作水平提高,出现了精致的刻花骨板、骨切割器和骨梭形器等。

仰韶晚期遗址的范围急剧扩大到百万平方米左右。这一剧变说明大地湾一带在大约距今 5000 多年前经济与人口的生产突然跃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地湾聚落的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半坡、姜寨等村落遗址,以其巨大规模和布局特点显示出了城乡分化的起始。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把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的重要标志(称为“城市革命”),大地湾聚落遗址可以看作是“城市革命的前奏曲”。从聚落遗址的“主从式结构”特点可以看出,这时期已进入了父系社会并达到父系社会的发达阶段。F901 中出现了一批较为特殊的遗物,经过分析后得知这些遗物均为古量器与礼器。这意味着当时已用这些量器对生产资料进行分配,展示了家庭、私有制影响下的社会景象。

从大量的窖穴可以推测,生产资料的剩余已经使私有制逐步建立起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也开始分

化,部落首领和氏族首领享受不同的待遇和威望。本期墓葬中,发现了一座骨架为捆绑状的仰身屈肢葬。这座墓葬较为特殊,估计墓主人可能生前地位比较低,或者是触犯了某项部落的规定而遭到惩罚。

F411 发现的地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绘画的内容,目前较为被认可的观点是先民描绘的在祭祀中表演丧舞的场景,当然也有人认为是狩猎场景。不管内容是什么,地画所体现的艺术水平之高不容置疑。原始宗教与礼仪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大进步。许多学者论述到了 F901 的宗教祭祀用途,“应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公共活动场所,主要用于集会、祭祀或举行某种仪式,是清水河沿岸仰韶晚期原始部落的公共活动场所”。F901 出土的陶制礼器更是原始礼仪活动繁盛的必然产物。

### 五、常山下层文化

常山下层文化是大地湾遗址的第五期遗存,是仰韶文化向齐家文化演变的过渡性遗存,在清水河沿岸和秦安县陆续发现一批同类遗址。陶器器形、纹饰与大地湾遗址常见的仰韶文化陶器不同。从调查情况看,常山下层文化大多数分布在半山腰及以上部位,甚至高达山顶。

常山下层遗存在数量与规模上远远小于仰韶晚期,房址仅发现三座,均为平地起建的白灰面建筑,也有灰坑。出土陶器 30 多件,以泥质橙黄陶、夹砂褐陶为主;制法以泥条盘筑法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大量使用附加堆纹,开始使用横篮纹,陶器上出现白色彩绘。

本期遗存同仰韶晚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亲缘关系,无论是房址还是陶器都承袭着仰韶晚期的某些特点。将常山下层文化划入仰韶文化范畴还是划入齐家文化范畴,目前难以确定。有的学者认为其仰韶因素较多,且仍有仰韶文化典型器(尖底瓶)而并无龙山时代典型器(袋足器),应该将其作为仰韶文化的最晚阶段。

### 六、社会形态的发展变迁过程

大地湾遗存在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征背后所蕴藏的社会形态变迁,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史前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

大地湾的房址,早期为圆形地穴式房屋,经过不断改造、立柱建墙,地穴逐步变浅,直至平地起建。历经数千年,人们从阴暗潮湿的地下住到了宽敞干燥的地面上。这不仅是居住形式的一大飞跃,更是建筑技术成熟、生活水平提升的体现。

随着房屋越来越大,居住地面不断改善,以房屋为主体的聚落形态的演变也体现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聚落形态的演进敏锐地反映出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人口数量处于

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家族作为基本的社会生活单位,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功能。早期聚落的特点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结构应是若干个家族组成一个氏族,贫富差距较小。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聚落扩大进而发生裂变,聚落内部由一个中心裂变为几个中心,意味着原来的一个氏族已经分化成几个氏族,社会结构可能成为“部落—氏族—家族”三级制,私有制的产生表现得较为明显,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到仰韶晚期,经济发展使聚落进一步扩大,步入父系氏族社会,产生了家庭并成为家族以下的更小的生活单位和社会组织。F901 所代表的大地湾聚落,孕育着更高一级的文明——城址的出现,处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折的重要阶段。

大地湾各时期的经济均由农业、狩猎、家畜饲养等组成,但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在早期遗物中就有粮食种子(黍),仰韶时期粟的种植越来越多。早期收割工具如石刀等数量较少,加工谷物的石磨盘也较少,说明农业水平很低。到仰韶时期,石磨盘、石棒等碾磨器大量增加。仰韶晚期,袋状窖穴大量增加和陶刀、石刀大量出现,表明已经进入了农业为主的时代。

狩猎是先民们获取肉食的主要来源。从出土的兽骨判断,人们猎取的多是较为温顺的鹿科动物;虽出现捕鱼工具,但数量很少,渔猎并不发达。到了仰韶晚期,用于狩猎的石矛、骨镞等大量减少,证明狩猎在经济中的地位下降。此外,从各期发掘的骨器的原材料以及动物的平均年龄上看,家畜饲养不断发展并且总体呈上升趋势。

在文化艺术方面,陶器的发展在每一期都有不同的特点。无论从器形、结构、陶色还是图案、纹饰上,陶器都呈现出更美观、更实用、技术更成熟的趋势。彩陶的色彩不断增多,图案更加生动形象,反映出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石器、骨器等装饰品的制作也逐渐细致和精良。尤其是 F411 房址中发现的地画,更是大地湾遗址中艺术的顶峰。

原始宗教在仰韶文化早期就有了较为明显地表现,彩陶上的图案和符号被认为很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另外,对鬼神的崇拜还体现在丧葬风俗上,实际上在前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较专门的墓葬,后来随葬品也开始专门化。到仰韶晚期时,随葬品增加且出现了丧葬习俗。也有人认为 F901 房址是一座大型公共祭祀场所。

大地湾遗址所体现的社会形态变迁,是先民们从原始生活方式一步步迈向更高水平的过程,这些过程所见证的正是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足印。

### [参考文献]

- [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秦安大地湾[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2]程晓钟.大地湾考古研究文集[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 [3]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J].文物,1990,(12).
- [4]李永良.河陇文化[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